

從 CEDAW 檢視親密關係 受暴婦女需求與服務



杜瑛秋・李心祺

壹、前言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簡稱 CEDAW) 是個直接以女性需求為出發, 保障婦女人權的公約, 同時也是各國用以檢視其婦女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就業、健康、國際參與等人權保障執行狀況的最佳評估指標。公約中第一條定義「對婦女的歧視」, 指基於性別而做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 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親密關係暴力受害婦女(簡稱受暴婦女)就是基於性別歧視而遭受到暴力對待的其中一種性別暴力, 其他還包括性侵害、性騷擾、人口販運、性剝削等。

在臺灣, 依據衛生福利部這兩、三年統計, 受暴婦女人數幾乎維持在六萬左右, 通報人數則為一萬三千多人。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針對臺灣 18 歲至 74 歲婦女

遭受親密關係暴力進行調查, 發現臺灣婦女每 4 人中有 1 人在其一生當中曾經遭受伴侶的暴力傷害; 在過去一年被伴侶傷害的也有十分之一。遭受精神、跟蹤及騷擾、經濟、肢體、性暴力中任何一種暴力的一年盛行率為 10.3%, 而終生盛行率則提升為 25%。最常見的暴力型態是精神暴力, 其次是肢體暴力及經濟暴力, 而性暴力與跟蹤及騷擾也占有一定比例。

對於遭受親密暴力的婦女而言, 要終止暴力相當不容易。身處弱勢情境的受暴婦女面臨許多複雜糾葛的議題, 包括是否離開施暴者的重大決定、無論離開與否均有危險及個人或親友生命安全的擔憂、經濟來源、就業考量、居住問題、法律問題、社會壓力、心理創傷以及子女照顧、親子關係等議題(張錦麗, 2013; 杜瑛秋, 2016)。因應受暴婦女問題與需求, 不僅在家庭暴力防治法中明定各服務項目, 民間團體也陸續發展出多元服務。

臺灣雖然非屬於聯合國會員, 仍積極推動 CEDAW, 在政府與民間協力下, 於 2011 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施行法》，CEDAW 已正式內國法化，此對於政府及民間推動受暴婦女服務相當重要。因此，本文將從 CEDAW 及一般性建議來檢視及討論目前臺灣受暴婦女的需求與服務。

貳、CEDAW 之家庭暴力防治

CEDAW 條文並未明確提及暴力問題，但家庭暴力事實上與 CEDAW 多個條文相關，且 CEDAW 委員會基於對婦女暴力的重視，做成第 12 號及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對婦女暴力行為），正式將歧視的意義擴及至基於性別的暴力，規範國家有義務採取措施解決婦女遭受暴力的問題（顏如玉，2013）。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中清楚指出，「歧視的定義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即針對其為女性而施加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女性。」以及「基於性別的暴力，是嚴重阻礙婦女與男性平等享受權利和自由的歧視形式」。

以家庭暴力而言，一直以來都是女性受暴人數大幅高於男性。家庭暴力不只是表面上的肢體暴力行為，更是奠基於男性對女性在人生各方面的權力控制，包括限制其人身自由、經濟控制等，足以妨礙女性「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第 1 條）。所謂的權利和自由涵蓋甚廣，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所提及與家庭暴力有關的包括自由和人身安全權利、家庭中的平等權以及可達成的最高標準身心健康權。

家庭暴力的發生不單單只是個人行為，而是整體社會文化結構所造成。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便指出，傳統態度認為婦女處於從屬地位或需扮演某種性別角色，助長了一些涉及暴力的行為，例如家庭暴力。因此，要防治家庭暴力，必須依照公約第 5 條所要求，「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以及第 16 條「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的一切事務上對婦女的歧視」。

基於性別的暴力對婦女身心健康有很大影響，且讓婦女繼續處於從屬地位，使她們很少參與政治、受教育不多、技術水準低落和缺少工作機會（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而在家庭暴力方面，因為缺少工作機會而導致婦女無法經濟獨立，是造成許多婦女繼續處於受暴環境的重要原因。即使婦女成功逃離受暴環境，也可能因為就業市場的不友善以及自身缺乏工作經驗，以至於陷入貧窮處境或不得已又回到受暴環境。因此，對於家庭暴力的討論亦涉及公約第 11 條（就業），應確保婦女在就業市場上能享有平等的權利，且不因其婚姻狀況而受到歧視。而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也提到，保護婦女免於受到暴力的措施，應包括培訓和就業機會。

根據第 12 號一般性建議，國家除了應立法保護婦女不受各種暴力之侵害以及採取措施根除這些暴力行為，針對已受到家庭暴力的婦女，也應提供支持服務，並進行相關統計（如暴力行為的發生率、受暴

婦女的人數等)。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更進一步向各國提出具體建議，包括向受害者提供適當保護和支援服務；向司法和執法人員及其他公務員提供性別敏感度的培訓；向偏遠社區提供特別措施；保護她們免於受到暴力的措施應包括培訓和就業機會等。另外也提出為克服家庭暴力所必需採取的措施：有效的法律措施，包括必要的刑事處罰與民事賠償制度；預防措施，包括公共資訊和教育方案；以及保護措施，包括收容所、諮詢、康復和資助服務。

臺灣於 2007 年自發簽署 CEDAW 公約後，2010 年便邀請 3 位國際專家進行第 1 次 CEDAW 國家報告審查，2014 年 6 月 23-26 日邀請 5 位國際專家進行第 2 次 CEDAW 國家報告審查，且收到 30 個非政府組織就各項議題所提出的民間報告。在第 2 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 35 點總結意見與建議中，有四點與受暴婦女直接相關(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2015)：

一、第 12 點（近用司法資源）

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研究所有婦女近用法庭資源的障礙以及救濟措施。此一研究宜包括增加法官人數、提升被邊緣化婦女的司法協助和法律權利資訊，以及為有需要婦女提供高效能和獨立的法庭口譯三項改進措施，並設定合理時程表。

二、第 18 點（對婦女與女孩的暴力）

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徹底實施《家庭暴力防治法》；配置特定資源以打擊家庭暴力；評估家庭暴力現況、政策措施有效性、

挑戰及克服挑戰之方法等，並提出未來行動；以及確保保護令依法即時核發。

三、第 20 點（婚姻移民的國籍）

審查委員會敦促政府修正國籍法，在婚姻移民取得臺灣國籍之前，不可要求外籍配偶放棄其原屬國籍。並且建議，對於丈夫死亡、失蹤或是被丈夫施暴的妻子，應被允許留在臺灣、可有工作許可以及必要的社會保險措施。外籍配偶歸化後，除非是假結婚，不會因為犯罪而被撤銷臺灣國籍。審查委員會另外要求應有適用於全臺灣的放寬財力證明的統一申請表格。

四、第 25 點（就業與經濟機會）

審查委員會注意到女性負擔家庭主要照顧責任是低勞動參與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敦促政府提供具便利及可負擔的托育服務，並採取設定特定目標及時程表之暫行特別措施，以提高女性勞參率，並建議政府進行全面性的研究來發展提升女性勞參率之政策。

參、受暴婦女需求與服務

陳蕙英、鄭媛玲（2012）整理出婚姻受暴婦女有九大需求：一、醫療上的身體驗傷診斷及治療需求。二、如何報案、聲請保護令、訴訟、調解等法律諮詢需求。三、認識、因應暴力、瞭解自身權益、學習自我保護、釐清婚姻意義、婚姻溝通技巧、問題解決、做決定等認知行動需求。四、善用相關社會資源、增加與建構社會

支持網絡需求；五、拓展人際互動、學習與外界接觸、認識朋友、避免孤立與隔離的狀態、重新建立對人的信任與親密關係等人際連結網絡需求。六、學習認識自我、抒壓情緒及壓力，走出受虐陰影、重建自信等心理創傷治療需求。七、探究是否離婚，對子女監護權爭取及瞭解目睹暴力對孩子的影響與傷害，學習有效做決定與親職教育需求。八、目前生活能力、未來是否就業、工作技能訓練、就業媒合等經濟扶助與生活規劃需求。九、緊急安置或短、中、長期庇護安置需求。

上述需求似乎相當完整，然而實務上，每個受暴婦女的需要皆會隨著其身份、處境、階段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剛受暴、處在危機中之婦女，有人身安全、緊急安置、法律諮詢及驗傷診斷、就醫等需求；新移民則因為擔心居留權受影響，而有協助延長、更換居留、或申請證件的需求；對於準備離開暴力關係或暴力環境的婦女，則有居住、人際支持、法律服務等需求；而對於已有藥酒癮或身心疾病之受暴婦女，可能需要藥酒癮治療及身心治療。盧詠麗、許靖健、張巧儒（2014）的「受暴婦女居住安排經驗與自立生活需求初探」研究指出，對於已離開暴力關係、進入自立生活的受暴婦女，居住、就業、經濟與子女照顧是影響其穩定自立生活目標的四大因素；而在生活需求方面，則有經濟協助、子女照顧、子女教養、目睹身心創傷等主要需求。

受暴婦女服務因為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而成為法定的服務，該法歷經多次修

法，受暴婦女服務也更加多元化。家庭暴力防治法與 CEDAW 有許多相同或相近之處，包括明定保障女性（家暴案件中以女性占大多數）的基本人權；明定政府的權責，如應採取各種適當措施及每四年提出國家報告；明定對婦女就業、經濟提供適當措施以及提供相關司法協助；明定相關網絡訓練以減少歧視；以及強調預防、破除傳統性別觀念與社會文化、加強公眾教育等。

家庭暴力防治法中與受暴婦女需求和服務有關之條文主要有四：第八條明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整合所屬警政、教育、衛生、社政、民政、戶政、勞工、新聞等機關、單位業務及人力，設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並協調司法、移民相關機關，辦理提供多項服務，包括：一、24 小時電話專線服務。二、提供被害人 24 小時緊急救援、協助診療、驗傷、採證及緊急安置。三、提供或轉介被害人經濟扶助、法律服務、就學服務、住宅輔導，並以階段性、支持性及多元性提供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四、提供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短、中、長期庇護安置。五、提供或轉介被害人、經評估有需要之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或家庭成員身心治療、諮商、社會與心理評估及處置。六、轉介加害人處遇及追蹤輔導。七、辦理危險評估，並召開跨機構網絡會議。同時，第 19 條明訂在地方法院設置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以提供有聲請保護令、離婚訴訟等司法需求受暴婦女；第 46 條規定政府應設置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處所，以維護受暴婦女與其子

女會面交往安全；第 58-1 條明訂對於具就業意願而就業能力不足之家庭暴力被害人，應提供預備性就業或支持性就業服務。

除了法定服務外，政府積極推動整合性一站式服務，即整合受暴婦女服務支持輔導服務、目睹兒少服務或受暴婦女就業。各民間團體因應受暴婦女不同階段，發展出更多元服務，例如勵馨基金會的受暴婦女獨立生活方案—多陪一里路方案（唐櫟雅、施宜君，2015）、居住服務、回娘家服務、受暴婦女親子旅遊暨支持團體與活動等。

肆、從 CEDAW 檢視受暴婦女需求與服務

CEDAW 公約中提到關於受暴婦女服務有第 2 條（採取措施以消除對婦女的歧視）、第 11 條（就業）、第 16 條（婚姻家庭）及第 12 號、19 號（對婦女暴力行為）一般性建議。以下以這幾條公約及一般性建議來檢視我國現有之受暴婦女服務。

一、社政相關保護服務雖完整，但後續仍有康復之需求與服務

CEDAW 第 12 號一般性建議第 3 點及第 19 號第 24 點 (b) 項確保關於家庭暴力與虐待以及基於性別暴力的法律，均能充分保護所有婦女並尊重其人格完整與尊嚴，應向受害者提供適當保護和支援服務。另外，第 19 號第 24 點 (r) 項之 (iii) 提出，提供服務以確保家庭暴力受害者之人身安全和保障，包括收容所、諮詢與康復

方案；(t) 項之 (iii) 為保護措施，包括為暴力受害者或易遭到暴力的婦女提供收容所、諮詢、康復和支助服務。上述的保護或支援措施，不管是收容所，例如各縣市緊短期庇護或中期安置、高危機網絡會議；或是諮詢服務，例如 24 小時 113 保護專線服務、法律諮詢等；或是康復服務，例如家暴後追服務、目睹兒少服務（一站式服務）、心理諮商、就業服務；或是支助服務，例如緊急生活補助、租屋補助、兒童托育或生活補助等，似乎都符合 CEDAW 第 12 號及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然而，CEDAW 第二次國家報告的審查總結與建議中第 18 點（對婦女與女孩的暴力）仍要求政府應徹底實施《家庭暴力防治法》；配置特定資源以打擊家庭暴力現況、檢視政策措施有效性與挑戰、及擬定克服挑戰之方法等。

實務上發現，當前受暴婦女服務偏重於較有暴力危機需求之婦女，社工雖然會提供生活整體層面之關心，但焦點仍在於觀察是否有繼續受暴之危機（盧詠麗、許靖健、張巧儒，2014）。而當受暴婦女的暴力危機解除或無受暴達半年以上，在高個案服務量的情況下，便可能被結案，一旦結案相關資源也可能因此而流失。這對於計畫離開或已離開暴力關係、生活尚未穩定的受暴婦女而言，可能會因為資源缺乏，而不得不重返婚姻暴力關係中。

盧詠麗等人（2014）針對離開暴力關係婦女的福利政策面提出相關建議，包括重視受暴婦女後續生活重建需求，規劃相關服務措施和挹注資源；重視與擴充受暴

婦女自立生活居住支持，例如社會住宅、獨立宿舍服務、檢視租金申請機制等。而對於社會實務面建議則包括：重視受暴婦女脫離暴力環境後，尋求自立生活之能力培養與需求協助；發展受暴婦女自立生活服務模式；重視受暴婦女受暴創傷心理調適與主體性發展。

此外，縣市資源仍會視各地直轄市、縣市首長重視程度不同，而有資源經費編列之差異，因而影響服務品質與結果。例如有些縣市庇護費用編列甚少，造成受暴婦女進住庇護所居住天數是依經費編列而決定，而非依居住需求而決定。

二、受暴婦女之司法需求及服務，仍受限於人力以及司法人員之刻板印象

根據 CEDAW 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第 24 點(r)項之(i)，出現家庭暴力時，國家應有必要的刑事處罰與民事賠償制度，(t)項之(i)則建議有效法律措施，包括刑事處罰、民事補救和賠償措施，以保護婦女不受各種暴力。CEDAW 委員在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18 點（對婦女與女孩的暴力）中指出：應徹底實施《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確保保護令依法即時核發。受暴婦女一旦遭受家庭暴力，民事方面可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聲請保護令，以保護自己、子女及親人安全，同時也可禁止施暴者靠近特定場所。刑事方面可提出刑事傷害訴訟，或依違反保護令給予刑事處罰，也可依此請求民事賠償。臺灣設有保護令制度以保護受暴被害人，這對於許多受暴婦女及其子

女、親人的人身安全保障相當重要。

依據家暴防治法第 16 條第 1 項，法院核發暫時保護令或緊急保護令，得不經審理程序。第 4 項則規定，應於四小時內以書面核發緊急保護令。根據司法院統計資料，聲請緊急保護令之終結日數平均需要 1 日、暫時保護令平均需要 26.62 日、通常保護令平均 48.94 日。這樣的聲請天數，對於受暴婦女仍是太過於緩慢。探究原因，可能因為第一審法官編制人數太少，卻需要審理所有家事相關案件、保護令案件及抗告事件，以致於無法即時因應保護令聲請之需求。因此，在 CEDAW 第二次國家報告的審查總結與建議第 12 點提出，審查委員會關切女性難以近用法院資源和得到公平正義，而部分原因即是由於法官不足導致法院審理案件和取得法庭命令的延遲。其他挑戰包括費用、距離和語言隔閡。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研究所有婦女近用法庭資源的障礙以及救濟措施。此一研究宜包括就增加法官人數、提升對被邊緣化婦女的司法協助和法律權利資訊，以及為有需要婦女提供高效能和獨立的法庭口譯三項改進措施，設定合理時程表。

實務上也發現，司法院在 104 年 11 月出版法院辦理民事保護令事件參考手冊做為法官工具書，但可能因為司法人員輪調來不及培訓，未善用該工具書，或是對於親密暴力態樣、處境的不瞭解或不認同，以及對受暴婦女仍具有刻板印象、傳統性別角色偏見、新移民偏見等，導致法官審理過程中性別敏感度不足、態度不佳，對受暴婦女產生二度傷害，訴訟結果讓受暴

婦女得不到國家保護。例如，部分法官審理保護令時，只認定單次暴力事件的證據，且認為肢體暴力才是暴力，高壓暴力或精神暴力、強制性行為皆不構成親密暴力，而未核發保護令。同時，保護令核項共有 13 款，司法官核發款項絕大部分集中在禁止施暴、禁止騷擾行為、強制遠離等款項，尤其影響受暴婦女是否遠離暴力環境或關係最重要因素之子女暫訂監護權及子女會面交往卻較少被核發，不符合受暴婦女安全需求。此外，許多受暴婦女提出民事保護令目的是期待能終止施暴者暴力行為，而非要懲罰施暴者，讓施暴者有犯罪紀錄。因此，受暴婦女較少對於施暴者提出刑事傷害訴訟。另一方面，不管是檢察官偵察或法官審理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普遍罪刑相當低（通常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罰金）。可見現行刑事法律與司法審判時，仍以傳統男性觀點來解釋或運用相關法條，並據以形成審判基準，而未考量傷害對於不同性別可能造成身心傷害及心理創傷是有所差異（張錦麗、張琳、顏玉如，2014）

三、就業與托育未整合，受暴婦女經濟難以改善

CEDAW 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政府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就業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以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相同權利，特別(a)人人有不可剝奪的工作權利。(c)婦女享有自由選擇專業和職業，提升和工作保障，一切服務的福利和條件，接受職業培訓和進修等。第 2 項指

出，為使婦女不致因結婚或生育而受歧視，又為保障其有效的工作權利起見，應採取下列適當措施：(c)鼓勵提供必要的輔助性社會服務，特別是通過促進建立與發展托兒設施系統，使父母得以兼顧家庭義務和工作責任並參與公共事務。CEDAW 第 19 號一般性建議第 23 點除指出家庭暴力是對婦女最有害的暴力形式之一，亦指明這樣的暴力包括由於傳統觀念而長期存在的其他型式的暴力。且許多婦女因缺乏經濟獨立，而被迫處在暴力關係之中。第 24 點(P)提出，保護她們免於受到暴力的措施，應包括培訓和就業機會。CEDAW 委員在第二次國家報告的審查總結與建議第 25 點，敦促政府提供具便利及可負擔的托育服務，並採取設定特定目標及時程表之暫行特別措施，以提高女性勞參率。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8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提供並以階段性、支持性及多元性提供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第 58-1 條對於具就業意願而就業能力不足之家庭暴力被害人，勞工主管機關應提供預備性就業或支持性就業服務。勞動部於 2016 年通過家庭暴力被害人就業服務辦法，提供各種就業服務，就業服務法中對大型企業有補助托育設施設備，但是受暴婦女進入大型企業的機率很低。至於嬰幼兒托育補助，社會家庭署提供 2,000 至 5,000 元托育補助，另根據特殊境遇家庭扶助辦法，兒童托育津貼每月最多有 1,500 元補助，或受暴婦女之子女優先進入公立托兒所。

實務上，受暴婦女教育程度以高中職最多，大多 35 歲以上，且多有未成年子

女。在就業上，雖然都期待能找到週休二日、朝九晚五的工作，但是此類型就業機會有限，可遇不可求。以目前就業市場而言，受暴婦女較多能找到服務、餐飲業的工作，但這類型工作時間包括假日及晚上，即使是擔任工廠作業員，假日與平日晚上也需要常加班。因此，受暴婦女在就業前，需先處理子女托育問題。然而，以目前托育制度來看，除了平日課後安親班外，少有晚上托育，即使有也需給付延托費用，假日托育更是困難。再者，公立托嬰或公立幼兒園數量極少，受暴婦女難以進入，且公立托育服務僅提供學期間之托育服務，因此到了寒暑假期間，仍面臨無處托育窘境。當受暴婦女選擇購買私立托育，卻也因為價格昂貴，即使有政府的托育補助，子女較多的受暴婦女仍面臨購買不起的困境。

再者，雖然政府及民間皆有舉辦各項職業訓練，有短期也有長期，有平日也有假日，且政府對於受暴婦女有免學費以及六成生活津貼補助，但卻沒有子女托育安排或補貼。對於需要帶孩子在外獨立生活的受暴婦女，除非有親友支持或本身生活不成問題，否則六成的生活津貼無法支撐其生活（杜瑛秋，2014）。因此，當受暴婦女因為就業時間、機會和托育資源受限，難以進入職場就業、穩定就業或接受職訓，除了女性勞參率難以提高外，亦導致其缺乏經濟收入、無法經濟獨立，更遑論脫離暴力環境或關係，獨立生活。

四、家暴防治相關網絡人員性別敏感

度仍不足，預防與服務相關預算編列相當不足

CEDAW 公約中提到關於受暴婦女服務有第 2 條(e)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企業對婦女歧視。第 19 號建議書第 24 點(b)項提到，向司法和執法人員及其公務員提供性別敏感的培訓。(t)(ii)建議之預防措施包括公共資訊和教育方案。此外，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9 條明訂社會行政主管機關、警政主管機關、司法院及法務部、衛生主管機關、教育主管機關、移民主管機關等應辦理防治家庭暴力在職教育。實務發現，上述部分相關網絡人員對於受暴婦女仍存有刻板印象或家庭暴力迷思，例如對於新移民受暴婦女仍有所偏見，不願意提供協助或態度不佳，這些網絡人員皆需加強性別敏感與家庭暴力培訓。

其次，家庭暴力無論是預防或服務，每個網絡單位皆需扮演重要角色並負起責任，既然是法定服務，應編列充足預算與人力執行。例如應該對企業宣導職場上家庭暴力保護與支持的重要性，讓受暴婦女可以在安全環境中持續工作。然而實際上，除了社政外，其餘單位所編列之家庭暴力防治經費均較少，在資源不足下，難以推動預防措施與服務，包括公共資訊和教育方案。

伍、建議與展望

針對上述發現與討論，提出下列建議：

一、確實落實 CEDAW 與家庭暴力防治法，針對第 2 次國家報告審查委員會總結意見與建議積極提出改善策略與執行。

不論是 CEDAW 或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性別暴力防治都相當重要，尤其家庭暴力防治法歷經多次修法，更符合實務狀況，貼近受暴婦女及其子女需求與服務。CEDAW 內國法化後，每四年會進行國家報告審查，第 3 次審查將於 2018 年進行，政府已針對第 2 次審查委員會總結意見與建議，邀請政府相關單位及民間團體進行二至三次改善策略會議，接下來政府應落實執行，期待第 3 次 CEDAW 國家報告委員會審查能有所改善。

二、對於處在不同階段的受暴婦女需求，應有不同服務規劃與提供。

臺灣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服務已超過 20 年，從服務被害人擴展到加害人服務及預防服務，並推動網絡合作服務。未來期待能夠針對處在不同階段的受暴婦女需求，提供適切且完整服務，以達到真正終止暴力的目標及預防暴力代間傳遞。

三、相關防治網絡單位應編列足夠的人事與經費，加強性別敏感度訓練，並積極推動家庭暴力法律、保護、預防措施。

家庭暴力影響到社會治安、身心健康、教育及勞動力，因此各防治網絡單位都要有責任推動法律、保護及預防相關措施，而這些都需要編列足夠人事與經費才

得以達成。同時，應加強網絡人員性別敏感度、家暴相關議題及專業服務等訓練，以達到 CEDAW 第五條之目標：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如此避免造成受暴婦女二度傷害及歧視。

1998 年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不僅宣示家庭暴力是個犯罪行為，也讓許多長期生活在暴力環境中的婦女及其孩子看見未來無暴力生活的希望。CEDAW 是一部維護婦女人權的重要國際法案。在臺灣，不管是政府或民間團體，長期以來持續積極推動性別暴力防治，而透過 CEDAW 內國法化，讓 CEDAW 成為推展性別暴力防治基石。筆者以 CEDAW 檢視受暴婦女需求與服務發現，在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規範下，我國所提供之受暴婦女服務幾乎都符合 CEDAW 條文規定。很可惜的是，許多服務集中在受暴婦女較危機階段的需求，對於脫離危機後需求的服務，例如住宅服務、就業服務、人際網絡擴大服務、協助受暴婦女自我、親子或家庭關係修復或重建服務等，就顯得相當不足。另外，臺灣司法訴訟很少看到檢察官、法官運用 CEDAW 於訴訟判決中。期待未來，不管是政府或民間團體，皆能持續推動及落實 CEDAW 與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協助更多受暴婦女及其子女。

（本文作者：杜瑛秋為勵馨基金會研發處總督導；李心祺為勵馨基金會研發處倡議專員）

關鍵詞：CEDAW、受暴婦女、家庭暴力

參考文獻

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2015）。第 2 次國家報告。

<http://www.gec.ey.gov.tw/News.aspx?n=E4427E9C1A766530&sms=985B0E34256FDC9E>。

杜瑛秋（2014）。受暴婦女的就業、子女托育與住宅報告。姊妹兄弟對抗性別暴力 臺灣公民社會 CEDAW 報告。

杜瑛秋（2016）。看見未來的希望：從受暴婦女就業社會工作看見發展性社會工作。發展性社會工作理念與實務的激盪。

唐櫟雅、施宜君（2015）。多陪一里路～從庇護所到社區，淺談婦女與兒童服務之合作模式－以勵馨基金會。2015 年社會工作、教育與社會發展促進人性尊嚴和價值研討會。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2012）。CEDAW 怎麼教？婦女人權公約教案手冊。

張錦麗（2014）。以 CEDAW 內涵與防治困境建構家暴與性侵害網絡檢視指標。社區發展季刊，142：13-24。

張錦麗、張琳、顏玉如（2014）。臺灣防暴聯盟檢視 CEDAW 之家庭暴力觀察報告。姊妹兄弟對抗性別暴力 臺灣公民社會 CEDAW 報告。

陳蕙英、鄭媛玲（2012）。談婚姻受暴婦女的特性、需求與協助者的注意事項。家庭教育雙月刊第 35 期 101 年 1 月號，頁 37-47。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16）。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第 2 屆第 5 次會議資料。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16）。臺灣首次完成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調查。

<http://www.mohw.gov.tw/news/571753994>。

盧詠麗、許靜建、張巧儒（2014）。受暴婦女居住安排經驗與自立生活需求初探。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

顏玉如（2014）。落實 CEDAW 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倡議行動策略。社區發展季刊，142：15-38。